

摩尼教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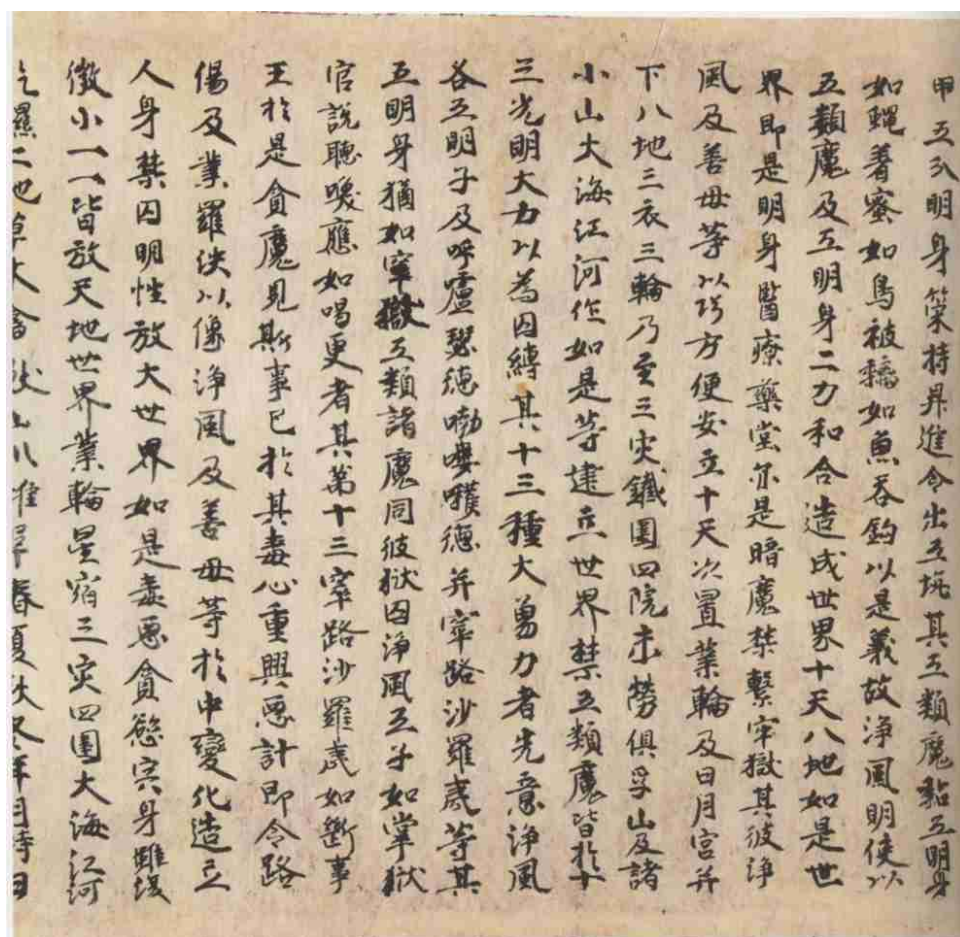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摩尼教经 唐写本 国家图书馆

摩尼教，又称明教、明尊教、二尊教、末尼教、牟尼教等，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（Mani）在拜火教的理论基础上，吸收了基督教、佛教等教义所创的一个世界性宗教。

摩尼教主张善与恶的二元论，认为宇宙间充满善与恶、光明与黑暗的斗争，并且有严密的教团组织和宗教制度。摩尼教在波斯被指为异端，摩尼本人获极刑而死，其信徒因而转向罗马东部、印度北部扩张影响，从4世纪至6世纪广泛流行于中亚以及地中海一带，摩尼教的经典也由古叙利亚文先后译成拉丁文、希腊文、亚美尼亚文、中古波斯文、帕提亚文、突厥文、粟特文、大夏文、回鹘文、阿拉伯文以及汉文。武则天延载元年（694），波斯人拂多诞持《二宗经》献于武则天，标志着摩尼教在中原地区公开建寺传教。开元二十年（732）七月，唐玄宗曾下诏：“摩尼法本是邪见，妄称佛教，诬惑黎元，宜严加禁断。”

摩尼教于763年传入回鹘，由于受到回鹘统治者的大力扶持，发展迅猛，很快取代萨满教而成为漠北回鹘汗国的国教，德国收藏的回鹘文《牟羽可汗入教记》残卷（编号为TM276，插图《牟羽可汗入教记》）和清末在蒙古发现的《九姓回鹘可汗碑》即记载了摩尼教在初传

回鹘汗国并最终一跃成为国教的历史情况。

安史之乱以后，回鹘人凭借助唐平乱之功，多居中原，摩尼教因之得以在中原发展，长安、洛阳、太原、扬州等地均建有摩尼教寺院，称“大云光明寺”。记录了摩尼教在回鹘可汗支持下传布的情况。开成五年（840）回鹘国破，被迫西迁，失去护法的摩尼教风光不再，每况愈下，至会昌三年（843）遭唐武宗敕禁。此后摩尼教在中原地区转入民间，从正统转为异端，并影响到唐以后的多次农民运动。

作为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宗教，因屡遭迫害，存世文献迹近湮没无闻，过去学者们主要依靠古代与摩尼教对立的一些基督教徒、伊斯兰教徒的记载以及零星的考古资料来展开研究，难免有失偏颇。20世纪初敦煌吐鲁番出土数千件用汉文、回鹘文、中古伊朗语等书写的摩尼教文献。这些文献都是摩尼教徒自己书写的第一手资料，弥足珍贵，使得这个早已死寂的宗教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。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《摩尼教经》为中国迄今收藏的唯一一卷汉文摩尼教经典。1911年罗振玉以《波斯教残经》为名，将录文刊布在《国学丛刊》第二册上。同年，法国学者沙畹（Ed. Chavannes）和伯希和（P. Pelliot）在11和12月的《亚洲学报》上发表《摩尼教流行中国考》，将罗振玉刊布的残经译成法文，并作了大量的考释，考定此经为摩尼教残经。1923年，陈垣在《国学季刊》第1卷第2号上发表《摩尼教入中国考》，怀疑此经为延载元年（694）摩尼僧献给武后的《二宗经》；在同刊第1卷第3号上，则定名为《摩尼教残经一》，并加以校录。德国学者宗德曼（W. Sundermann）前后检出内容可以对应于《残经》的帕提亚语、粟特语残卷凡49号，1992年刊布，书名，Der Sermon vom Licht—Nous. Eine Lehrschrift des .stlichen Manich. ismus. Edition der parthischen und soghdischen Version。他据M 384等11号残卷直接间接提供的书名，以为《残经》原名当是mnwhmyd rw.n wyfr' ['] s《惠明说教》。该行文与佛经相类，以教主与弟子问答的形式，阐发摩尼关于人类自身并存明暗二性的教义，对于研究摩尼教及其在中国的演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摩尼教也是粟特人信奉并传播的一种宗教，虽然我们不知道这部经典的汉译有无粟特人参加，但我们知道在吐鲁番出土的粟特文残片中，就有与这部经典对应的文本存在。

敦煌遗书中另外两件写本是《摩尼光佛教法仪略》和《下部赞》，《摩尼光佛教法仪略》前半部收藏在英国图书馆，编号为S. 3969，后半部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，编号P. 3884。经过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比对，两个写卷可以缀合在一起。本件文献是唐开元十九年（731），摩尼教法师拂多诞奉唐玄宗诏书而撰写的解释性文献，简要介绍了摩尼教的教义和仪轨，是我们认识摩尼教的基本文献。《下部赞》收藏在英国图书馆，编号为S. 2659，它是中国摩尼

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活动时用的赞美诗，卷首略残，计有七言诗 1254 句，以及少量的四言和五言诗等。根据林悟殊的研究，它是译自某种中古伊朗语而不是中国摩尼教徒自己撰写的著作。

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中的《粟特文摩尼教书信》则印证了摩尼教曾在高昌回鹘王国盛行的史实。803 年漠北回鹘汗国直接控制高昌后，摩尼教团得到广泛传播。到 840 年回鹘西迁高昌后，立为国教的摩尼教进入黄金时代。这封粟特文书信是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在 1981 年夏天清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65 号窟内坍塌的沙土时发现的，由 9 张纸粘贴连接而成，有一行金字标题，中间有一幅工笔重彩的彩绘插图，纸张接缝处和低行书写的地方钤有朱色印鉴，表明其为具有公文性质的书信。据吉田丰考证，收信人是摩尼教东方教区慕阇（义为导师）马尔·阿鲁亚曼·普夫耳，表明当时东方教区的慕阇曾驻锡高昌。写信人则是东方教区的拂多诞夏夫鲁亚尔·扎达古。这封信是研究高昌回鹘王国摩尼教信仰的宝贵资料。

参考文献：

Ed. Chavannes et P. Pelliot, “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”, JA 10e série, 18 (nov.—déc. 1911), pp.499—617; 11e série, 1 (jan.—fév. 1913), pp.99—199 et (mar.—avr. 1913), pp.261—395.

林悟殊《摩尼教及其东渐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7 年。

W. Sundermann, Der Sermon vom Licht—Nous. Eine Lehrschrift des .stlichen Manich.ismus. Edition der parthischen und soghdischen Version, BTT XVII, Berlin: Akademie Verlag, 1992.

张广达《唐代汉译摩尼教残卷——心王、相、三常、四处、种子等语词试释》，《东方学报》（京都）第 77 卷，2005 年 3 月。

芮传明《东方摩尼教研究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9 年。